

主编 / 季羡林



鉴湖魂

罗大冈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鉴湖魂

罗大冈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季湖魂 罗大纲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罗大冈】(1909~) 翻译家。浙江绍兴人。1933年毕业于北京中法大学，同年赴法国留学，曾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42—1946年旅居瑞士。1947年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授。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和评论。译著有《阿拉贡诗文抄》、《拉法格文学论文集》、《艾吕雅诗抄》、长篇小说《母与子》等。

目 录

作者小传	(1)
翠竹风骨	(1)
鉴湖魂	(4)
乌篷船	(7)
西湖之子	(11)
观日出	(15)
白帆片片	(21)
海松	(24)
淡淡一笔	(28)
永远澄碧的天空	(34)
苦杏树的最后一个春天	(38)
粉蝶	(45)
把窗子开向春天	(48)
赤足少女	(52)
枯草情深	(56)
山明水秀忆童年	(59)
老石匠的墓碑	(65)
竹林大盗	(73)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树上刀痕 (76)

流浪人的枕边书 (80)

望舒剪影 (84)

值得尊敬的智力劳动者 (98)

散文与散步 (108)

ET

录

翠竹风骨

我的家乡是倚山傍水的小镇。除了商店和街道，镇上人家屋前屋后都种竹子。我家后园淡竹丛生，遮住了卧室的小窗。母亲曾说，她生我那天，斜风细雨终日不停，满园竹枝在风雨中摇曳。我是午后降生的，傍晚，当母亲从分娩的紧张和疲乏中稍稍休息过来时，她高兴地望见玻璃窗外，一抹斜阳照在湿淋淋的竹丛上。

镇上的小学占用竹林边的一所破旧大屋，听说原先是个祠堂。堂屋后面有一片从竹林中开辟出来的不很宽阔的空地：我们的操场和乐园。课间休息，我和同学们在操场上奔跑和玩耍时，竹林中的小动物正在为生存而斗争。有多少次，我们偷偷地越过矮墙，到竹林中去看盘旋而上竹竿的青蛇、花蛇，在和捍卫鸟巢和雏鸟的老鸟们展开搏斗。我们看得出神，没有听见上课铃响，受老师呵斥，心里觉得挨了骂也满上算。

我是竹林的儿子，在竹林中出生，竹林中长大。竹林是我灵魂的摇篮。和我同辈的故乡兄弟姐妹，都是我最熟悉的竹林儿女。现在，他们为了工作与生活，各自奔波在天南地北，只有一小部分人留在故乡。一般地说，他们生

写字用的笔管，这些小物体不必细说。农民、渔人常戴的斗笠也是竹篾编的；老年人夏天喜穿用细竹管连缀成的竹背心；热天大家爱睡竹榻、竹席；白天坐的是竹凳、竹椅；盖房用竹棚、竹墙、竹门、竹窗；劳动工具有竹扁担、锄头铁耙的竹柄；竹索、竹缆、竹箩、竹筐，等等。水乡交通以船为主，船上有竹篷，撑船用竹篙，甚至造船也要削竹为钉，以免生锈。

至于竹笋，在乡间几乎成了四季不断的副食。没有鲜笋时，也常吃笋干或霉笋佐以“下饭”。

古代武器有弓箭。听说有一种箭竹是专门造箭用的，我没有见过。即使今天，有些地区的人民为了打击侵略者或捕捉野兽，用削尖的竹桩插在暗沟或陷阱中，据说有一定的杀伤作用。这是翠竹风骨表现为“英武”的一例。

总之，青青的竹子绝不是软骨头，我爱它就爱这一点。

古今骚人墨客常有以翠竹为题的吟咏。传统绘画中的竹子形象往往是疏疏朗朗的三两竿瘦竹，陪伴着一块假山石，实际上是“静物”，是盆景而不是自然界的真竹子。凡此种种，和我们这儿歌颂的竹魂，或者说翠竹的风骨，说实在，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1981年

鉴湖魂

清风拂拂，微波荡漾，春夏秋冬，一样平静，一样清澈。呵，鉴湖，我的故乡，我永远怀念的人间净土。

1909年，我出生在绍兴乡间一个小镇，面临碧波粼粼的湖水，背靠毛竹参天的丘陵。清晨，林中鸟语喧扰，唤醒我的睡梦。傍晚，渔舟收网，渔人高歌赞赏天边的彩霞。我无忧无虑地在湖畔长大。当我离开摇篮，开始学步时，一脚踏上停泊在家门口的小舟，让人划着，到湖心转了一小圈。竹笋和鱼虾是我童年时期的家常便饭，也是我毕生最喜爱的食物。可惜在我远离家乡的大半生中，竹笋鱼虾仅仅成了梦中的美食。

我六七岁就离开故乡，随父母迁居杭州，在西湖附近寓居十多年。1933年秋，我离开祖国，到法国公费留学。1947年我才重返祖国。从那时起，我在天津和北京居住，以教书为业。大约从1926或1927年以来，我一直没机会回故乡。如今即使能回家乡看看，恐怕鉴湖山水已经不认识我了。沧海桑田，这是自然规律。今天的鉴湖风采，和六十年来我梦中恋恋不舍的鉴湖秀色相比，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出入。我并不恋旧，我这辈子已经来日无多，然而我

的目光是始终向前看的。过去的陈迹，除了在梦中不由自主地时常出现，我并没有念念不忘。可是人生只能有一个母亲，一个故乡，一个祖国。对母亲、故乡、祖国的眷恋与热爱，是人之常情，凡是身心健康的人，都有此同感。我，一个普通的白发老人，对故乡的眷恋，对母亲、对祖国的热爱终生不变。这种深刻的内心感情始终鼓舞我意志昂扬地生活着、劳动着。我死后，也要把这种深情和遗体一起火化，化为一道青烟，飞散在九霄云外，飞散在无边无垠、无穷无底的宇宙空间。敢于将这种感情坦率地向人世表白，我觉得这是光明磊落的情怀。

我爱鉴湖，至死不变。

我在杭州住过十多年，明媚的西湖风光曾经给我欣慰与陶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瑞士作为战乱中的避难者，曾在著名的风景区四州湖畔住过四年。但是无论西湖或四州湖，都没有在我内心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有时我梦中看见一片湖水，湖畔翠竹成林。毫无疑问，那是我的鉴湖。

我久居北京，不能说我对于北京没有深厚感情。但是这种感情远不如对鉴湖依恋之深，虽然我在故乡只生活过六七个年头。

我在日记或笔记中提到鉴湖时，常常不写“鉴湖”，而写“剑湖”。鉴湖风光不但明媚，而且气魄英爽，头角峥嵘。你游过绍兴东门外的东湖没有？你对那百丈高的峭壁和峭壁下边深不见底的岩壑深渊，作何感想？是单纯的明媚吗？当然不是。有人告诉我，在东湖中划小舟游玩是很

的翠碧图。

那时我还是个七、八岁的淘气孩子。有一天，晴空朗日，我独自一人在我祖母的娘家附近的田野玩耍。近旁有一座小山丘，上面除了几堆荒坟之外，全是杂草和野树。这是村里的孩子们放羊和游戏的乐园。我第一次爬到这座山丘的顶上，放眼四周，美景使我幼小的心灵为之一震，“这样好看呀！”以“震惊”二字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是毫不夸张的。我心中问道：“这是人间，还是故事中所说的神仙世界？”接着我想：“这是我的家乡，我就生长在这一片翠绿的稻田和河道组成的棋盘一样整齐的大花园里。青蛙、蚱蜢、螳螂、蝴蝶……和我一样，都是生长在这个美丽的花园中的小动物……”

乌篷船在河上航行，远看像一个黑得发亮的甲虫。船梢有两支交叉划水的橹，把水划成无穷无尽互相连接的“之”字，乌篷船就在这奇特的轨道上滑行，像飞又像爬。

乌篷船是江南水乡特有的点缀。农民和渔夫们用的船，没有乌篷船那样庞大的身躯，而且经常不用篷，即使有篷，也没有乌篷船的篷高大。一般船篷都是白色的。在我们乡下，船篷一律是用竹子编成的。新的船篷都是青色的，太阳晒久了，竹子就变成灰白色。只有乌篷船的篷是用黑漆漆的，简直和工艺美术品一样；外加一层桐油，明光闪亮，无论多大的雨也滴水不染。不过也有缺点：黑色吸热，夏天坐乌篷船比坐白篷船热。由于它船身高大，船舱敞朗，仍是舒适的。而且，除了船篷漆成的黑色之外，船头船舷都漆成别的颜色，有的甚至有

彩绘。船舱里，甲板和两舷漆成黄褐色，配上同样漆色的简单桌椅，更给人以美的享受。在我们水乡，这种乌篷船就相当于豪华的游艇了。

过去，能乘坐乌篷船的，当然不是普通农民。

提到乌篷船在我故乡人民的生活中所演的各种角色，那是三天也说不完的。比如大户人家办婚丧大事，就得出动不止一艘乌篷船，三艘四艘，甚至更多的乌篷船排成浩浩荡荡的船队。可是印象并不深刻，远不如“船过坝”，也不如“上坟船里看娇娇”。每年清明，有条件的人家总要雇一只乌篷船，带上祭品，大人和孩子去祭扫祖坟。都换上新衣服，姑娘们都爱点胭脂，在人中下面，在上下唇吻合处，点个大红圆点，像一颗大樱桃。最活泼爱闹的是七八岁十来岁的男女孩子。当两只乌篷船迎面相遇时，两只船上的孩子，包括红脸的娇娇（十岁左右的女孩），争着从舷窗口探出头来，互相笑乐叫喊。男孩子更是淘气，互相投掷桔子皮、瓜子壳，一直闹到船离远了，欢笑叫喊声听不见了，才歇下来。对于淘气的孩子们来说，“上坟船里看娇娇”是真正的诗意，天意的诗意。今天，我已经是须眉皆白的老人，回想起“上坟船里看娇娇”来，还觉得蛮有意思。

有人在乌篷船里大摆酒筵，大吃大喝，把嚼剩的骨头残渣，顺便吐向舷窗外的水面上，以为一乐，还有人在乌篷船里打麻将。乌篷船在树荫下慢慢荡漾着，人们在船上饮酒作乐，甚至干各种蠢事当然不能由乌篷船负责。

水乡的乌篷船有它自己的潇洒风度。比如到了深秋，

这个漂浮在河上的乌黑色的小甲虫，又用另一番景色，做它在水上漫游的舞台装饰。绍兴的农民他们多在水畔种满柏树。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原籍江苏太仓，想必熟悉江南风物。他的《圆圆曲》中仿佛有这样一句诗：“乌柏红经十度霜”，说的就是柏树。不是当地人也许不能体会这句诗的美就在“乌”与“红”两种色调的鲜明对照。这儿说的就是柏树叶，深秋经过霜冻，都变成火红的了。为什么此树又称为“乌柏”，因为它的叶子可以制成乌黑色染料。为什么不叫它红柏呢？用我们今天一句流行的话说，农民是从“经济效益”考虑的：红叶好看，可是不值什么钱。

春天的乌篷船，“翠碧丛中一点墨”；秋天的乌篷船，红叶丛中一点黑，又是另一种动人景色。荡漾在火焰中的乌篷船，是不是知道它身上发亮的乌黑色，就是这些红叶的前身，是春夏绿色的杰作呢？

我离开家乡也将近六十年了，往日的画面仿佛更清新艳丽了。祖国换了新天，人民成了主人，乌篷船上想必也换了乘客。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看见一艘巨大的乌篷船载了满满一船小学生，由几位老师带领着出去春游。孩子们叽叽喳喳，像载了一船“小麻雀”。后来对面也来了一大船“小麻雀”。两只乌篷大船相遇时可热闹了，小学生都挤在舷窗口，互相笑乐叫嚷，比我童年时经历过的“上坟船里看娇娇”的场面增加了无限喜气。只是今天的小姑娘们的面颊上不沾胭脂了，但满脸的红晖更动人。

1984年2月起草于首都医院病床上